



## 故土情深

■ 刘兴平（湖南）

经过了一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后，每到星期五下午，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牵绊，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开车赶回石市镇乡下老家。

仿佛只有踏上老家农村的土地，我那颗有些躁动不安的心，才会变得充实平静下来。

下车后，我第一件事便是走出院门，去看看屋旁菜地里的辣椒树长高了没有，豆角是否爬满了竹架。摸一摸自己亲手栽种的瓜果，看一看自己种下的小树，已经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。

顿时，满心的疲惫和劳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内心无比的充实和满足。

幸福，往往来自最简单的生活和满足。

很多时候，即便不是周末，我在身心疲乏的时候，也会驱车半个小时赶回老家，去感受一下简单的满足和充实。

脚踏着故土松软的土地，我在田埂上缓缓而行，满眼是翠绿翠绿的禾苗和蔬菜，飘入鼻孔的是泥土的芬芳和瓜果的香甜。

心情，顿时舒爽和欢快了

起来。

在老家待上个把小时后，我仿佛就又满心鸡血复活了。来不及陪老父亲吃一顿饭，我便开车回城了。

“离老家几十公里，赶回去没有丁点事，你开车油费都要百把块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？”妻子对我的行为十分不解。

我笑笑，不作解释。我的心情，妻子无法感同身受。

今天多情的风，吹不散昨日记忆的云。

大学毕业时，我被浙江温州一家大型企业聘用。尽管刚到公司不久，我就被老板委以重用，升职为车间经理。尽管拿的是年薪，住的是公司的套间，但我内心深处总感觉是寄人篱下，漂泊不定。

在外地工作两年后，我在父母三番五次的电话催促下，加上自己思乡之情的牵扯，我果断地辞职回到家乡县城工作。

“湖南有座回头山，故土难离盼回乡”。家乡的村民总喜欢和我开这样的玩笑。

故土难离，这次难的是我内心不舍。

县城过于平淡和轻松的生

活，安抚不了我那颗不甘平庸的心。

在工作之余，我不断学习和写作。在那几年里，我在全国各地的刊物上发表了不文章。我也报名马不停蹄地参加了长沙、广东、深圳，甚至湖北、江西等省的公务员考试。

我记忆最深的一次，是2008年报名参加深圳市福田区检察院的招考。笔试两千多名考生，我脱颖而出考了第二名。面试后，我仍然是第二名。但是，该岗位只招考一人，我未能考中。

故土难离，这次难的是我能力不够。

后来，我考取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，在老家的城市当了一名律师后，才算安顿稳定了下来。

结婚成家后，我生育了小孩，但父母也日渐年迈，垂垂老矣。

此时，深圳的朋友曾大律师曾多次向我伸出橄榄枝，诚邀我加盟其深圳的律所。

老婆心动了，多次怂恿我举家迁往深圳，重新拼搏开始新的生活。

但是，想一想正在上学的

小孩，身后日渐年迈老去的父母，我总是下不了去深圳从头开始的决心。

故土难离，这次难的是我勇气不足。

转眼，我已快年近半百。

快知天命的我，接受了平凡的自己。

我已不再执念于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，已不再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出人头地，更不想为难自己因碎银几两而折腰。

人生，其实就是一场旅程，不管身在故土还是他乡，内心充盈满足就好。

心安之处，即吾乡。

人生，更像是一场修行，在生活中成长，在体验中成熟。

生命的意义，或许就在于用心地体验生活。

今天的太阳，晒不干明天的衣裳。今天的雨，淋不湿明天的自己。

此时，我应活在当下，珍惜着相守在故土的日子，用心感悟平静幸福的生活，开心地过好每一天。

故土带给我的，是最简单的生活。而简单的生活，就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。

老爸

■黄叶飞飞（广东）

老妈走后

老爸愈发糊涂

出门

就找不到回家的路

可他一点不像

失智老人

苍白的头发

梳得一丝不苟

背微驼，文质彬彬

旁人问起

他只说，去找老伴

“不能让她一个人

不能让她受委屈

她老糊涂，走丢了”

油菜花是三月的彩礼

■风轻云淡（辽宁）

江南，蘸着小雨

把乡村擦亮

一畦一畦油菜花

像刚刚出炉的面包

绵软透宜喷出香味儿

恰是三月的彩礼

稻秧在水田里为春天布展

石拱桥隐藏一枚灰色月亮

一汪水潭映出徽派小楼倒影

水牛缓缓拉动炊烟……

绿皮车蜿蜒前行

我举起酒杯豪饮

一路风景

清明

■陈光荣（福建）

在雨丝撩动青冢蒿草，

纸烟缕缕缓缓上升。

风擦拭着模糊的名字，

鹰衔来云朵扎成白花。

柳笛在低调吹响，

在低垂的云里？

在松枝的顶端？

在倒下又返青的草里？

在鸟雀清越的啼鸣里，

在解冻的溪流里，

在油菜花翻涌的香气里，

在我们每次深躬里。

田边桃树举着火焰，

面向焦黑的土地点头。

数着丰收的谷粒，

数着被硝烟熏暗的星辰。

纸灰盘旋 雨前的信使，

石碑渐暖，四野寂静。

唯有麦苗拔节的声音，

穿过清明呼唤 黎明。

## 黄花菜香又香

■ 赵庆海（黑龙江）

门开了，前院的王二叔拎着一个方便袋黄花菜走进屋来，笑着对我说，今晚就炒了它吧，搁点瘦肉，又鲜又香。

这情形让我又惊又喜，寻觅了月余，问遍了村中老少，都说黄花菜已经在本地绝迹多年。上午王二叔前来小店购物，我就曾向他问起。

我惊诧道，二叔，你哪里采来的？老人家笑答：我家园子里的。原来由于过度开荒和大量使用封闭除草剂，十多年前眼见黄花菜日渐减少，他便挖了几株栽在自家园子里。且王家二婶酷爱花草，小院的花从初春开到深秋，姹紫嫣红，甚是鲜艳。

其实，王二叔家与我家还真有些渊源呢。

四十多年前，新婚不久的王二叔夫妻俩分家另过，暂时借住于我家的西屋。由于他家庭内部的原因，父母让他们栖身于此也是顶着巨大压力的。

在那个清贫的年代，贫富差距不大。刚搬来时，他家只带来锅，却没有锅盖。所以只有我家饭好了他家才能开做。当时虽然年幼，但我清楚地记得王二婶在我家做的第一盘菜是土豆丝炒黄花菜，还特意多做些，给我家端了一盘。后来两家彼此赠菜，有时合二为一聚餐，虽

然粗粮大饭，但也非常和谐融洽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家才买房搬了出去。

但王家二叔对于这段时光一直念念不忘，时常提起。甚至年节拎着礼品来看望我那现仍健在年过八旬的老娘，聊以感谢当年的容身之恩。见我愣住了神，王二叔忙说，虽然是稀罕物，但也不是啥值钱玩物，吃好了，再去摘！

我连声道谢：“二叔，一会儿让你侄媳妇弄几个小菜，咱爷俩喝点儿！”任凭我如何挽留，他却百般推辞，执意不肯。情急之下，我一个眼色，妻子便心领神会，将我那八旬老娘扶了出来。老

娘一句话：他二叔，你见外了不是！王二叔立即笑答：老二嫂，我听你的！

正当我和王二叔相谈甚欢时，王家二叔也走进屋来，且径直奔向厨房，与妻子忙活起来。噢，一定是老娘电话“招来”的。不一会儿，六个小菜端上桌来，喝着醇香的复兴窖酒，几个人有说有笑，闲话家常。屋内弥漫着爆炒黄花菜的氤氲香气，沁人心脾。那情形，那场面，温馨融洽，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……

